

“你们不来，这个猪脚就不吃！”

通讯员 马艳 何丹

“老头子，快出来哟，丁部长来啦！”
听见老伴儿在门口喊，韩江礼连忙放下手中正在摘毛的土公鸡，站起身就往外走。

在大门口，韩江礼一把握住了丁部长的手。一旁的老伴儿刘昌荣跑上前，一巴掌拍在韩江礼手上：“(你)个老头子，你杀鸡手都没洗，手上还有血，都整到丁部长手上了。”

丁部长叫丁关军，是镇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韩江礼和刘昌荣是镇坪县曙坪镇桃元村的一对老夫妻，韩江礼67岁，刘昌荣65岁，老两口是丁部长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这天是2018年农历腊月二十七。一天前的一场大雪让进村的路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丁部长趁进村检查工作之际，专门带着几箱水果上门慰问老两口，顺便看看他们年货置办得怎么样了。

围坐在火炉边，韩江礼抱着公鸡继续摘身上的细毛。他说：“这是我自己的正宗土鸡。你们来了就莫走啦，我马上烧火炖起，一哈就熟了！”

老伴儿刘昌荣端着板栗、花生和瓜子走进来，“光炖鸡子哪儿像呀，我再烧个猪脚。”“丁部长你们先吃板栗瓜

子，莫着急，我不弄其他的菜，快得很！”
说罢，她搬来木梯就往楼上爬，准备去取挂在楼上的腊猪脚。

同行的小伍看到刘昌荣要上楼，一把夺过木梯说：“你这么大气，上楼不安全，我去。”刘昌荣信以为真松了手，小伍径直把木梯搬到了屋外收了起来。刘昌荣急得直喊叫：“这个小伙子哪门这么搞呀？快把梯子给我拿过来！”

丁部长反复给老两口说：“今天还要去慰问几户困难党员，没有时间吃饭，等下次再来吃。”可老两口怎么也听不进去，嘴里反复重复着一句话：“不吃不行，不吃就不走。”说话间，刘昌荣始终紧紧拽着丁部长的袖角，生怕他走掉了。

见一时脱不开身，丁部长干脆拉着老两口拉起了家常：过年置办了哪些年货？团年饭儿女女婿回不来？开年后有什么打算？家里有什么困难？……老两口争先恐后地说着各自的心里话，气氛轻松又温馨。

老两口原本是四口之家，两个女儿出嫁后，两人不愿意给女儿女婿增加负担，独自生活。6年前，位于公路坎上的老房子因道路扩建引发山体滑坡，致使房子严重受损，无法居住，两人便在公路

边搭了一间简易房临时居住。后因住房赔偿方式、安置地点等方面的问题，住房问题迟迟未解决到位，两人整天忧心忡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2016年初，按照脱贫攻坚工作安排，韩江礼一家由丁部长结对帮扶。为了解决他的住房问题，丁部长在深入了解老两口的意愿后，找到相关部门和镇、村相关负责人进行反复商讨，本着既要解决住房问题，又不影响其生产种地和产业发展的原则，最终决定由道路扩建方出资，在原住房旁新建三间房屋，村上负责施工，驻村工作队负责督促进度。前后不到3个月，房屋建成完工，房屋质量、面积、结构、装修等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他们非常满意。搬家那天，韩江礼专门杀了一头羊，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庆祝。

住进新房后，老两口按照丁部长制定的帮扶计划，一门心思抓农业生产。2018年，老两口一共养殖山羊55只，种植玉米土豆10余亩，还养了25只土鸡，2头猪和8箱土蜂。2018年，老两口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顺利实现脱贫目标。

在村上召开的全村脱贫退出表彰大会上，韩江礼作为脱贫户中的自强励志典型，被邀请上台发言。韩江礼言语不

多，但句句实在，他说：“党有好政策，更有好干部，在丁部长的帮扶下，我已经脱贫了，2019年，我还要努力，争取把日子过得更好！”

刘昌荣说：“我们该享受的扶贫政策都享受到了，养羊的产业奖补资金已经兑现了，种植菜园的补助资金打到卡上了，今年存了1万多块钱。村上、镇上把我们选为典型，让老头子戴上红花上台领奖，我们脸上有光啊！”

正在这时，丁部长手机铃声响了，他站起身边接电话边往外走。刘昌荣连忙给老头子使眼色，让老头子留意丁部长，不要让丁部长走，自己又忙着去找梯子上楼取猪脚。丁部长挂掉电话，给同行人员使了个眼色，一溜烟就离开了他们家。

刘昌荣从楼上下来，手里提着猪脚，站在大门口又喊又叫：“哪门这么搞呀？我都取下来啦，快回来呀。”

丁部长远远地站在公路边给老两口挥手致意！

刘昌荣扯着嗓子喊道：“这个猪脚反正给你们留着的，你们不来，这个猪脚就不吃！”

晨刊人物

了，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到几分钟后回过神来才回村拼命呼喊。村里所有的人都到场了，他们扛来一捆长竹竿，清理杂草大树，拼命阻止悲痛欲绝的要跳入深潭的母亲，他们用尽所有方法终于找到了爱菊姐……

我真的记不起爱菊姐什么样，若不刻意回想，我甚至想不起曾经还有一个姐姐叫爱菊。可我却清晰记得有几年，爱说爱笑爱唱的母亲很沉默，沉默的常常抽父亲留在家里的纸烟，常常面对家里成堆的麦子，蒸好的馍馍偷偷抹眼泪，记得母亲让我们把琴姐叫大姐。记得母亲严令甚至责打我们不许往路下石坡边多跨一步，就算最后沟边那几亩地几亩林都分给我们了，我们依然从未到过那潭边。母亲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以至于生命的最后都沉浸在黑暗中！

十多年前，村里开山修路，公路从五龙山腹地穿行而过，修路的巨石滚落大沟，听说那几个深潭被填埋的差不多了，那条我们读书、干活、出门日日离不开的小路也随之一荒芜了。小村的老人们故去的故去，中年人、青年人一个个离开，原来热闹非凡的、双台静默的掉根针都有了回声，爱菊姐的坟头早已塌陷无法辨认，就连母亲也离开我们六年之久了。

大沟依然是大沟，清亮纯净，冬暖夏凉，滋润、裹挟着双台的雨雪微尘，喜怒哀乐，留给双台人最后的念想。我想沿着大沟的方向，那些远人一定会寻找到彼此的足迹，会重新相聚和拥抱，比如我的母亲和姐姐，她们定在一起微笑注视着我们……

爱菊大姐真的去摘大沟长石坡边的五味子了，只是，她的脚没踩稳，一个趔趄就再也收不住了，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不停往下滚。一个表婶回村，当时她正在平台树梢上晾衣服，只听啊啊啊连续大叫后，轰隆一声闷响，她居然带

大沟

□ 李爱霞

灌木间。不等衣服晾干，大家又喜笑颜开，忘却前尘云烟。最好是夏天，女孩们寻了满满一筐猪草后，趁着大中午无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脱掉长衣长裤，悄悄钻进有巨石当屏障的小潭间，在潭里像男孩子一样练狗刨，比憋气，打水仗，一边担心着怕来人，一边又兴奋地把自己比作七仙女，时而羞涩地低头痴笑，时而又不管不顾地哈哈大笑，搅动得大沟鱼儿似的扭来摆去。

深潭往往在高坎巨壁之下，远处先看到一泓飞瀑，走近点才发现飞瀑下一汪幽深碧绿的深潭。大沟从双台流到赵湾具体有多少深潭从来没有人探寻过，但在我们下台子附近这一段有两个特别深的潭，只要是双台人没有不知道的。

两个深潭分列在下台人到赵湾街必经之路的上下侧。上侧的距路约二三十米，走在路上便可听到轰隆隆隆隆沉响的水声。这潭水到底多深不得而知，每天大人会叮嘱一次“不许去”，说潭太深里面有妖怪。我们女生最怕妖怪，从来不敢，去它上方的石坡洗衣服时都会远远从坪上躲开。那些男孩子才不怕呢，时常搬石头往潭里丢，要打走妖怪。听老人讲，有一年夏天忽然从水里窜出一条巨蟒，把几个调皮男生吓得魂飞魄散，其中一个还请阴阳先生叫了好几天魂。从此这潭就成了传说，巨蟒也被传成了五龙之一的黑龙。另一个深潭在路下方百米左右连续石坡的下端，潭水到底有多深，到现在村里健在的老人也只会说，

有几竹竿深，到底几竹竿，谁也不说，我们家更是不能问。

那时土地还没有承包到户，我似乎什么记忆也没有，似乎又非常深刻，深刻得害怕去回忆。母亲后来给我们讲，那一天是星期日，我的那个叫爱菊的大姐刚刚12岁，和往常一样她端着一大碗洋芋浆巴糊涂午饭，正要吃时忽然说：“妈，我特别想吃顿麦面馍！”母亲一愣：“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咱们蒸纯麦面馍！”大姐懂事的点了点头。

饭后，母亲趁着生产队还没上工，又抓紧时间坐到缝纫机前给左右邻舍缝补衣服了。葡姐背着家中最大的挎篮向大沟边的坡地走去，她一个人默默的寻满了一篮猪草，听到路上沟里棒槌声声，大姐把篮子放到大沟路边，走上去洗了手，和几个洗衣服的表婶打了招呼。忽然说，我要到下边石坡去一下，那儿有架五味子，我想给我妈摘几个，她最喜欢了。其中一个表婶大声说：“那石坡下窝子深很，你细点！”说完就低头梆梆梆衣服了。母亲说那年月，忙不完的农活，女人们家里外都要干，洗衣服都是抽中午男人们打吨的时间，大家都争分夺秒呢，都是命不怪谁……

爱菊大姐真的去摘大沟长石坡边的五味子了，只是，她的脚没踩稳，一个趔趄就再也收不住了，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不停往下滚。一个表婶回村，当时她正在平台树梢上晾衣服，只听啊啊啊连续大叫后，轰隆一声闷响，她居然带

高温下的坚守

□ 廖霖 何军

虽已处暑，可是高温天气依然没有结束。岚皋县供电公司电力工人们不畏骄阳，挥汗如雨，每天坚守在一线，维护配电线路、检修配电设备，用汗水换万家光明。

山村因线路横跨河面，水位较高，车辆无法通过，抢修人员趟水过河牵引导线、运送抢修材料……烈日下，地表温度达36-37摄氏度，抢修人员每天身背十几斤的工具，穿梭在山间林野。身穿密不透风屏蔽服的带电作业人员，凭借纤细的索线在几十米的高空作业，脚下是带电的高压线，更是挥汗如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没有凉爽的冷气，也少有避暑的遮阳棚，有时甚至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他们头顶烈日，奋战在一线，用汗水换来电力稳定，带来万家清凉。



老照片

走进老照片里的学堂

□ 唐正飞



(图一)



(图二)

当九月的日历被翻开时，9月1日提醒着学生们开学日子到了。开学日的确定走过了清末的“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民国初期“八月一日开学、一年三学期”的“壬子癸丑学制”，开学日期常变的军阀混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开学时间也历经数次变更，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固定“每年的9月1日到次年的6月30日为一学年”的规定才正式形成。从此以后，9月1日开学就形成了惯例，这天就意味着新学期的开始。

汉江边的安康人随着开学制度的变化，从懵懂小儿走进学堂，到成为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在安康档案馆，记者看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安康的莘莘学子们在校期间的老照片，透过斑驳的照片可以看见，13名学生身着布衫坐在高桌子、长板凳的教室里，听讲桌前一袭长衫的老师讲课(图一)；或看见破旧的土坯房、草棚前，两排头戴帽子、身着布衣整齐站立于学校院子报数的学生(图二)。

(照片由安康市档案馆提供)

陕南安康旬阳县东部，有一座依江而建的千年小镇，因其完整保留了一批具有明清各个时期发展特征的气势宏伟的古建筑而闻名遐迩。这里水陆运输方便，四通八达，人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是汉水流域重要的黄金水道和商贸重镇，她有美丽的名字：蜀河。

对于蜀河古镇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亲近之心，一种好奇的向往之情。因了旬阳祖籍，我经常听父母讲蜀河古镇的昔日繁盛，讲蜀河中学的千年古树五指柏；因了镇名那个蜀字，有些迷惑不解而倍感神秘。百度了一下，据《楚界秦河》一书称：“蜀河之名源于古蜀国西迁过程中在这里的短暂停留。”早在“西周建立后……蜀国曾建都于蜀河一带”；更因了这个近在咫尺的被众多去过的网友描述为“门匾高墙巧石雕，台阶斑驳任逍遥”，有着戴望舒笔下悠长悠长青石巷，有着斑驳流年印记城墙的幽思之地，我还未与之谋面还未领略她的风采。

七月之末，我们朋友两三相约到蜀河一游。老家就在蜀河的一位就自然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一路行走引领着我们顺着骡马古道的台阶蜿蜒向前来到城堡西门，这座修建于清朝嘉庆六年的城门是为了抵御白莲教起义的，由整块青石板条垒砌而成，平整坚实牢固。穿过城门口进入镇街，一边是依山而建的房屋一边是紧邻可贵的汉江，曾经的集市有过多少牵马赶集卖食材做生意的拉车夫……那时的蜀河因其所处地域优势，是鄂、陕、川三地物流交汇的重要中转集散地，物流的畅通，带来文化的交融，各地商贾纷至沓来，修建会馆，更有诸如八家巷、乾益巷、沈家楼等并行的巷道编织着这里居民的幸福生活，于是古蜀河便逐渐发展成为汉江上游的商业重镇，有“小汉口”“汉江小都会”的美誉。沿河两边的房屋在当时都是商铺，木质可卸的门板既可以卸下铺在条椅上当做柜台铺货交易，发水时还可做逃生用具承载人物。大大小小的建筑无不顺应着商业需求而存在的。听着同伴的讲解，不由得对蜀河人民的智慧由衷赞叹，也对当年这里熙熙攘攘、商来客往交易红火的样子而浮想翩翩……说起会馆，著名的有黄帮贵州馆、陕帮三义庙、回帮清真寺、江西帮万寿宫、武帮武昌馆、船帮杨泗庙，还有本地帮的火神庙等。清朝时期蜀河作为黄金水道的重要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船运业最为兴盛，“船帮”乞求神佑之地杨泗庙就为船主和船工聚会、议事、祭祀修建的场所，现存主要建筑有上殿、拜殿、乐殿、戏台和门楼，另有高阳古洞遗迹，整体建筑风格为南方建筑特色，因其内供奉船工始创杨四爷，故取名“杨泗庙”。因汉江滩多险急，各类船只到此停驻，至杨泗庙祭拜杨四爷以求来往平安，一帆风顺。站在庙内门楼之上，俯瞰脚下的汉江，辽阔而下，静谧祥和……而以客商聚集的商会尤以贵州会馆最为显赫——高高翘起的瓦檐、栩栩如生的雕梁画栋、块块刻字的青砖上书“贵州馆”三字，且原名帝王宫都无不彰显出它的与众不同。门前和台阶上有对称的石狮和抱鼓，迈过高高的门槛拾阶而上，仰头而望就会看到正中矗立着气势磅礴的“鸣盛楼”，精雕细刻富丽堂皇，美丽壮观气派非凡，着实显示贵州帮生意兴隆实力雄厚势力强大的地位。

从古镇街徐徐行过，除了雄伟的庙宇会馆等古建筑给我们带来震撼，散落其间的陕南最早的电报局、厘金局、当铺钱庄，还有王公馆和古民居似乎都在默默地向我们诉说这里昔日的繁华。虽历经几百年仍然古香古色，依然保持着浓烈的明清风貌。长长的青石板巷、鳞次栉比的白墙青瓦大院都隐藏着讲不完的故事。在路边树阴下，我们默默站立，静静思索，蜀河古镇建筑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属不易，实在珍贵。

蜀河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苍松古柏郁郁葱葱，千年石阶凹凸不平。我们去时适逢一个中年阿訇正在给十几个孩童教习古兰经语，一字一字虔诚教读，孩子们懵懂中认真，一字一字学读。一旁还有位中年妇女静悄悄地给孩子们做着倒水降温的服务。

在蜀河中学我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五指柏，树龄1800年，在离地一丈多高的地方分出五枝，形似人手，所以称之五指柏。五指柏同生同长，每一枝条，每一根节全扭曲着，但都表现得十分努力，拼命地向天空争取着生存的空间。正因为它体现出蓬勃的生机、生生不息的精神，也同时象征着学校师生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精神。同样是教书育人，蜀河中学在安康鼎鼎有名，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教学质量一直是学校的王牌，有学生不光是校园里的三义庙和五指柏。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蜀河中学又有名中考某某名牌大学，更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很多从蜀河中学走出的领导和同事。置身蜀河中学三义庙旁、五指柏下，携带着团结、奋进、拼搏的五指柏文化精神，坚持着“智仁勇毅，知行合一”的理想，成为蜀河中学师生的执着进取。凭借昔日繁华和宝贵遗产，重振小汉口雄风，再铸蜀河古镇辉煌，以全新的风貌向世人展示文化古镇的无穷魅力。

再见，蜀河，这个因为有了古风和古韵历史沉淀而有了灵魂的地方，虽然时光流逝带走了曾有的喧闹与繁荣，却凝固千年历史，更显得韵味饱满，回味无穷。今天，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古镇寻访，只为你浓缩的古风，放慢跋涉脚步，感受片刻闲适，带走无限追忆。再见，蜀河，期待下次再见更美好的你！

生活写真

千年的古风而今的魂

□ 周群